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冰山融化3

玛拉沁夫 著

内 容 说 明

在六十年代的历史上，在内蒙古的大地上，曾出现过所谓内人党假案。一时之间，蒙古族问题遭受了火的考验与血的洗礼。

剧本带着作家的才思，摄取了这一题材。描写四害肆虐的时日，蒙古族人民忠于祖国的心灵和坚持真理、生死度外的高风亮节，同时真实地反映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形象的周恩来总理对蒙古族人民的关怀。

为第一个反映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 时家朝
封面扉页 布日固德

冰 山 融 化 了 玛拉沁夫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58千 插页：2

1981年10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册

统一书号：10089·208 每册：0.26元

广袤大地，风狂雪急，乌云横飞，天昏地暗。

推出字幕：

1969年寒春。

突然出现一滴滴水凝成的雪白雪白的大字片名：

冰 山 融 化 了

演职员表。

乌云翻腾的高空。

一架飞机疾速穿过浓密的云层，飞升到阳光灿烂的云海之上。

机舱里空荡荡的，只坐着三个乘客。

坐在前面座位上的是一个身穿藏青色毛华达呢中山装的老年干部。他正在摊开文件包，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文件。

坐在后面的面个青年人，在默默观赏舱外闪着奇异光泽的茫茫云海。

“小江，你们过来！”传来老年干部命令口吻的声音。

两个青年人，起身走过去。

老年干部挪动一下他那肥胖的身体，向他们微笑着，举起一份文件：

“我们上报中央文革的挖内人党第二战役作战方案，已经批准了！”

两个青年人探身望那份文件，不由得惊喜地说：“啊，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中央首长签字了！程主任，这回您……”

程主任把一份文件，啪地往桌上一摔：

“这回我老程，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我敢把内蒙古的沙土都过它一遍筛子！”

说这句话时，已经不是在飞机上，而是在一间宽敞而又陈设讲究的会议厅里。

在铺着墨绿色台布的长条会议桌两旁，坐着七、八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人们，其中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服的。

程主任：“对我们在挖内人党第一战役中所取得的成果，中央文革各位首长十分满意。敬爱的江青同志亲自表扬了我们，她说，她在北京讲话，北京不动，内蒙古倒动起来了，挖出了那么多阶级敌人。对我们提出的第二战役方案，中央文革几位首长已经正式签批，刚才我已经传达过了。”

突然站起来一个中字辈的人物，此人大嘴厚唇，长着一

对牛眼，他喜形于色，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说：

“程主任，这一下放开手干吧！”

程主任望了他一眼，那口气又象赞扬又象批评地说：

“哈日巴根同志，你不愧是个要笔杆子的，我很欣赏你创造的那句名言：内蒙古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明面上是共产党，暗地里是内人党。一套人马，两个班子。正如我们在上报中央文革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象内人党这样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直到现在还在发展党徒的反革命组织，竟能隐蔽这么多年，他们叛国投修的计划，蓄谋已久，而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可见内蒙古敌情何等严重！现在我们必须把它彻底、干净地挖出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革命领导干部”，吐着烟雾沉思良久，老谋深算地说：

“中央文革既有批文，我们应认真贯彻执行，今天先听听传达，好好酝酿酝酿，明天再作讨论为好。”

程主任：“罗明同志的意见很好。今天会开到这儿，江秘书，叫车！”

一辆卡车在黄尘飞扬的公路上飞驰。

司机是个俊秀的青年，在他身旁坐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目光呆滞。

从驾驶棚看见，在前面公路上，有一个红卫兵打扮的女青年，背着沉重的行李包，独自走着。在这样大冷天气，她

时而用白毛巾擦着汗，可见她徒步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女青年听见后面有汽车声，回头看了一眼，随即招手，要求搭车。

司机不予理睬，卡车从她身边飞驰而过。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小姑娘，睁着大眼睛说：

“哥哥，刚才那个姐姐想搭咱们的车，挺可怜的，叫她坐吧！”

青年司机凶狠地：

“你可怜她，他们不可怜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挖内人党，收拾我们蒙古人最狠！”

车开得越发快了。但过了一会儿，不知司机怎么想的，车速减慢，末尾，索性停住。他跳下车去，向那位女青年打手势，叫她快来乘车。

那个女青年叫林塞梅。当她跑到车跟前时，早已气喘吁吁，汗流满面。青年司机冷漠地帮助她解下行李包，让她坐进驾驶棚里。

司机的小妹妹，坐在他们俩中间。

“你到哪儿？”汽车开动后，司机冷冷地问。

“到盟里。”女青年的呼吸依然急迫。

“干什么工作？”

“调令上只写叫我到盟革委会报到，没说叫干什么。”

“你在哪儿插队？”

“纳尔特公社。”

“多长时间了？”

“多半年了。”

“会说蒙古话吗？”

“会。是我的房东牧民老妈妈教的……可她在前几天被打死了。”

沉默。

“一定又是什么叛国分子、内人党吧？嗨！”司机一咬牙，一蹬脚，加足油门，车身猛地震动了一下。

“她一辈子没出过草原，怎么会叛国？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内人党！我那可怜的房东老妈妈！……”姑娘忍不住用手帕擦着眼泪。

司机向她投以惊奇的目光。

司机的小妹妹，扯住女青年的袖口，安慰地说：

“姐姐，你别哭。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叫关起来了，可我哥哥不许我哭，他说没出息的人才哭呢，姐姐你也别哭。”

林塞梅紧紧搂住了小姑娘。

走过一段路。女青年问司机：

“你在哪个单位开车？”

“我？……怎么说呢！算个临时工吧！”

“小妹妹也是临时工吗？”

“家里只剩下我们俩了，没人照管她，只好跟着我挨饿受颠……”

林塞梅微皱眉头，默默望着车窗外黄沙迷漫的田野……

卡车开进了盟所在地——哲市。

车开到一座孤零零的破旧房舍前停住。

青年司机跳下车，再把小妹妹抱下去，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带绳索的门钥匙，给妹妹套在脖子上，嘱咐说：

“你先进家，把炉子生着，我把这个姐姐送到住处，再把车开到粮站就回来。后锅里还有两张饼，你饿，就吃。”

小妹妹拎着一个小包，向女青年招手说了声“再见！”向那间破旧的房子跑去。

司机重又上车，当他起动马达时，还不放心地回头目送着小妹妹。

车开动。

穿过哲市街道。到处贴满了打倒什么人的大字报、大字块，纷纷乱乱。

车停。司机指前面一座三层楼房，对女青年说：“那就是盟革委会，很对不起，我不能送你到门口，因为人们都认识我，对你不方便。”

听了这话，林塞梅很感动。对这位青年司机的喜爱心情从她心底油然而生，她无所顾忌地第一次全神贯注地将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她想深深记住这位可爱的青年的面容。那青年长得清秀而又健壮，两只眼睛大而有神，偶而闪出忧郁的神情。他那红唇白齿，象画的一样，两条眉，象两座远山，既清丽又朦胧。然而就在她仔细端详这当儿，她自己的

脸上却出现了令人难以琢磨的自相矛盾的表情：先是两眼突然惊愕地睁得大大的，在瞬间扫视了他那美丽面庞的每个部位，随后不知为什么突然自己反倒羞怯起来，脸儿红得象一轮初升的圆月。她心绪慌乱地用双手捂住了脸，低下头去。

司机看见她表情与动作的大起大落，茫然不知所措。

这时林塞梅猛然抬起头来，说出一句对初次相识而又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不该直说的话：

“你长得怎么那么象我弟弟呀？”

青年司机完全没料到她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忍不住笑着说：

“我象你弟弟？那你就是我的大姐了，哈哈……我倒真希望有个姐姐，替我照管照管小妹妹！”

他们俩都不知再说什么是好了。

司机伸出手去：“大姐，再见吧！”

“再见！可不许你再这样叫我……”她低下头去，轻声说着，温柔地一笑，握住他的手。

她拎着行李包下车，走了。

林塞梅背着行李包走到一座大楼门前，门口挂着一块阴森森的大木牌，上写：

呼和浩特盟揪叛国集团总指挥部

一辆小卧车开过来，车轮紧贴林塞梅的脚停住了。小林心里很不高兴，向司机愠然瞥了一眼。

后座的车门开了，先钻出来一个穿戴整洁、身材修长的青年，随后一个又高又粗的中年人拎着黑皮包爬出车来。他站在车门口，向四周扫视一遍，好象等待什么人向他欢呼似的。

这时，林塞梅忽然认出站在那个中年人旁边的青年，原来是北京知识青年郭逢五。她高兴地喊他的名字。

郭逢五转身：“小林！”

他们热烈地握起手来。

郭逢五：“小林，我们调到一起工作了！”

林塞梅：“是吗？”

那个中年人，此刻拉着“啊”的长音，走过来对小林说：“你是林塞梅小将吧？”

小林不由得一怔，他怎么知道她的名字？

郭逢五插言：“我们是同班同学。”

那个中年人：“那就更好了，互相了解，容易配合。我们也认识一下吧！”

那个人说时伸出手来，郭逢五马上介绍说：

“这位是哈……”

“我叫哈日巴根。”

小林忽然想起来了，她与他握手说：

“半年前，我们刚从北京来到这儿插队的时候，您给我

们作过报告……啊，是关于内人党活动情况的报告。您一讲就是六个钟头，饿得我们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是吧，小郭？”

哈日巴根笑了笑：“这类报告我作得太多了，那是可能的，不过我已经记不得了。你是来报到的吧？”

“我已经去过盟革委会了，他们叫我到这儿报到。”

“请吧！”

他们一同向楼门走去。

哈日巴根的办公室。

小林把行李包放在一把椅子上。

哈日巴根坐在沙发上，抽着烟说：“你们俩不但认识，而且又是同班同学，我在无意中选上了一对满意的助手！”

郭逢五扇动两下长长的睫毛，两只大眼睛饱含柔情地向小林笑了笑。

林塞梅在靠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来。

哈日巴根：“小林同志，我叫小郭先后翻阅了几百个知识青年的档案，觉得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现实表现最干净，最好，所以才特地点名调你到这儿来工作。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们这儿就是挖内人党的总参谋部。我们直接受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程洪胆同志领导，程主任兼任我们的总指挥。”

郭逢五：“哈日巴根同志担任副总指挥。”

哈日巴根：“主要是程主任亲自在盟盟蹲点，要从我盟

党内入党运动中总结出经验，从这儿推动和指挥整个自治区的运动。任务重啊！”

林塞梅：“我干什么工作？”

哈日巴根：“现在是第二战役开始的前夜，我们是总参谋部，先行一步，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你先去买一把锁。”

小林：“锁？”

“是的，锁！你的工作离不开锁。”

林塞梅走在大街上。

她边走边想（内心独白）：“我的工作离不开锁……这是什么工作呢？”摇摇头，得不出答案。

林塞梅走进一家百货零售店。

一个年老售货员迎上前来。

“买把锁。”她说。

“锁？”

“对，锁。”

售货员警惕地往四处看了看，见无他人，压低声音说：

“锁是当前运动的必需物资，供不应求，早就脱销了。”

她又来到百货大楼。

向一个穿蒙古袍的中年女售货员问：

“有锁吗？”

一听买锁，那个中年女售货员，比骂她祖宗还恼火，没好气色地瞟了她一眼，脸一沉，根本不理她。

“哎，同志，买把锁！”她又说。

这一下火山爆发了！从来没有见过售货员凭白无故对顾客发那么大脾气，她一拍柜台，喊道：

“锁，锁，锁！从天津搬来了一家制锁厂，日产五百把锁，还不够你们用！你们锁吧！把草原上的人全锁起来吧！”

旁边一个售货员走过来，在扯那个蒙古族老大姐的衣角，示意她别再说下去了。

她更火了：

“我怕啥！反正一家五口，已经叫他们锁了三口，豁出去了，有锁把我也锁上！”

这么一吵嚷，围聚过来许多人。小林很难为情，赶忙脱身下楼。

她走过一家副食品商店，停住步，想起什么似的，返回来走进了那家商店。

她买了几包点心、几盒饼干和各种罐头，用网兜提着，走出商店。

她走过街道、小胡同和空无人迹的荒凉小径，终于找到

了那个青年司机那间破旧的房子。

她那疲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她慢慢走到门口，犹豫片刻，末了，鼓起勇气，轻轻叩门。

开门的正是那个青年司机。他双手沾满了面，见她到来，又吃惊，又尴尬，支支吾吾，说：

“你？……请，请进！”

小林进屋。屋里锅碗瓢盆、衣帽裤袜、桌椅板凳……一切东西都表现出没有父母而由一个男青年主持家务的杂乱景象。

她用同情的目光扫视了一遍。

司机的小妹妹看见小林，格外高兴！她跑过来搂住小林的脖子，直叫：“姐姐！姐姐！”

叫得人挺揪心的！

司机正在切面条，笨巴拉及地，面条切得有手指宽。

小林怜悯地笑着说：

“切那么宽，不怕噎着？”

说着洗了洗手，从他手中拿过刀，用胳膊将他轻轻推开，熟练地切起面来。

小妹妹拍手叫好：“姐姐切得细，姐姐切得好，姐姐切的一定好吃！”

青年司机的两眼湿润了。

女青年的两眼也湿润了。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司机问。

“我上街买把锁，跑遍了全市没买到，后来，想起……想起了小妹妹，给她买了点东西。”

“你，你太客气了，花这么多钱……”

“什么客气？要是客气我就不给你切面了。”说着就把切刀往他手里递。他们都笑了。

他们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地桌上，有说有笑地吃着热汤面。

小林与司机在苍茫暮色中，并肩走在脱叶的林荫道上……

他们走到一盏昏暗的路灯下，停住了。互相默默地对视，那两对眼睛里包含的词汇不少于《辞海》。他们握手，分别。小林匆匆离去，司机站在原地目送着她。但是忽然小林又向他跑了回来，来到他的身边，羞怯地说：

“你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司机微微一笑说：“我也不是跟你一样吗？”

他俩都笑了。

“我叫林塞梅，北京知识青年。”

“塞外的梅花，很好。我叫哈布尔，土产品，本地人。”

“哈布尔，啊，蒙语意思是：春天。更好！我以后还会来看小妹妹的。”

“就是再来看她哥哥，也会受到欢迎的。”

“你坏！”小林娇媚地说着欲离去。

哈布尔赶忙阻止：

“等等，我把一件东西忘记给你了。”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锁来。

小林脸上的笑影即刻消失了，伸出手去接那把锁，黑色的锁。

林塞梅坐在吉普车里，手里拿着那把锁，黑色的锁……

吉普车行驶在夜幕中。蓬草、树木、丘陵在车灯的光亮中一闪，迅即向后退去。

车里，除司机之外，还坐着四个人：哈日巴根坐在前面座位上，后排座位上坐着小林和小郭，而在他们二人当中押解着一个扣着手铐并用老宽一块黑布被蒙住眼睛的人。

车里的空气沉闷，紧张。

林塞梅头一次参与这样的“革命行动”，心里有些害怕。

“这是个什么人呢？……纵有天大的罪，蒙住人家的眼睛干嘛！”小林暗自这么想着（内心独白），瞧了瞧那个人。

那个人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蒙眼睛的黑布下面，露出花白的长发。虽然看不着她的全脸，但从露在外面的脸部肌肉的抽搐中，可以想见她心中的愤怒！林塞梅借助一刹那

闻车灯反射的光亮，突然发现那个老年妇女的左面脸颊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那伤疤与她脸上的皮肤一个颜色，看来是有了一些年头的旧伤。伤口很长，从嘴角底下一直延续到蒙眼睛的黑布里面。

“她一定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小林这样想着（内心独白）：“哈日巴根要把她押到什么地方去呢？”

小林向哈日巴根看去。他坐在前座上，眉头紧皱，并用仇恨的目光扫了一下那个被蒙住眼睛的妇女。前面那被车灯照亮的弯弯曲曲的道路，勾引起他多少不敢露见天日的往事（内心独白）：“前面这条坎坷曲折的道路，多么象我这些年走过的路程啊！”——

青年时代，在日伪军官学校受训……

日本投降后，混入八路军……

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在撤退途中，与敌遭遇，被俘。他贪生怕死，跪在敌人马镫底下苦求饶他一命。

他给敌人写了我军人数、装备、编制、撤退路线的材料，保全了性命……

他隐瞒了这一切，重返我部队……